

杨武能译文集



赌运

——德语国家中短篇小说选萃

[德] 霍夫曼等 著 / 杨武能 译

(下)



杨武能译文集

赌运

——德语国家中短篇小说选萃

[德]霍夫曼等 著/杨武能 译

(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护身符

[瑞士]迈耶

迈耶(Conrad Ferdinand Meyer, 1825 ~ 1896), 与凯勒齐名的瑞士历史小说家。他以写诗开始其创作; 作为诗人, 他也卓有建树, 成功地写出了叙事长诗《胡滕的最后时日》以及《罗马喷泉》、《双帆》、《息桨》等大量抒情诗, 在 1848 年革命失败后趋于沉寂的德语诗坛上独树一帜。但是, 尽管这样, 迈耶为世人公认的更加重要的成就, 却仍然在小说的创作。尤其在历史小说这一特定的题材和体裁范围内, 他更取得了整个德语文学史上无人堪与比肩的成绩, 为后世留下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佳作, 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

《护身符》(1873) 是迈耶的早期作品, 但已体现他历史小说的特点与风格。该小说写的是 16 世纪法国宗教改革时期新旧势力之间的殊死斗争, 代表新兴市民阶级的加尔文派^①和天主教之间的内战持续了三十六年之久(1562 ~ 1598), 历经八战八和。小说截取这次大战中的一个断面, 集中描写惊心动魄的“巴托罗缪之夜”的一幕, 通过对其前后的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的刻画, 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法兰西帝国当时的社会政治风貌。作者纯熟地运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和框形结构, 通过巧妙的构思和情节安排, 把阶级对立、宗教冲突、民族矛盾以至主人公的爱情际遇, 通通糅合在一起, 将如此重大的题材和复杂的事件写得条理清晰, 引人入胜。特别是小说一开始就精心埋下一条又一条伏线, 更增加了故事情节的戏剧性和传奇色彩, 使小说越往后越精彩, 常常令人不禁拍案叫绝, 恨不得一口气将它读完。小说中人物的性格, 诸如查理

^① 约翰·加尔文(1509 ~ 1564): 法国宗教改革家。他在瑞士日内瓦创立了加尔文教, 后来传到法国、荷兰等国。

九世的昏聩，卡特琳皇后的狠毒，意大利神甫的险恶，吉歇伯爵的骄横，利涅罗尔辈的鄙俗，以及哥里尼的坚毅，夏狄翁的仁厚，波卡尔的豪爽，沙道的富于正义感，等等，虽都着墨不多，却均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第一章

今天，1611年3月14日，我骑马离开比尔湖畔的家，去果尔松地区找老波卡尔，与他了结一笔旷日持久的交易，把我在闵希魏勒附近那块长满橡树和山毛榉的坡地转手给他。老先生不厌其烦地再三来信，要我让一点价钱。事实上，我对那片树林的索价，已是低得无话可说，可老先生定要我再少一点，好像这样做乃是他的本分似的。由于我满有理由对他表示敬重，同时我那为联省共和国^①效力的儿子，已和一位丰满的荷兰金发女郎订婚，为帮助他置办家具我也急需要钱，因此，我决定向老波卡尔让步，尽快地与他成交算啦。

在他那古老的邸宅里，我找到了老人，只见他形容枯槁，孤孤单单，灰白的头发散落在额前，另有一些从脑后一直拖到了脖子里。一听说我准备让价，他昏暗的眸子立刻射出欣喜的光。他到晚年还拼命积聚钱财，全不顾自己并无子嗣，一死之后全部家产都将留给那些眉开眼笑的继承人哪。

他领我进了塔楼里的一间小房，房里有一个虫蛀的橱柜，存放着他的各种文契。他叫我坐下，立刻草拟契约。我很快就拟好了，抬起头来，发现他正在橱柜的抽屉里乱翻，寻找他那忘记放到何处去了的印章。看见他那么着急地翻箱倒柜，我不由得站起身来，打算去帮他一把。我走到他身后，正赶上他慌里慌张地拉开一个秘密的抽屉；我往里一瞅，不禁深深地发出一声叹息。

^① 1556年荷兰人民在加尔文教的旗帜下发动起义，从西班牙封建王朝的统治下争得了北方七省的独立，于1581年建立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称联省共和国。

抽屉里，并排摆着两件十分稀罕而我却非常熟悉的东西：一顶让枪弹打穿的毡帽；一块大大的、圆圆的银制圣牌，上面镂着安西德尔恩^①的圣母像，镂工相当粗糙。

老人转过身来，像是回答我那一声叹息，哽咽地说：“可不，沙道先生，安西德尔恩圣母如今还保佑着我和我的田园家宅；但自从邪教传来世上，我们的瑞士也遭了劫，仁慈的圣母就不灵验了，即使对正教徒也是如此！我亲爱的孩子威廉，他的遭遇就是明证啊。”说着，眼泪从他那灰白的睫毛底下涌了出来。

触景生情，我心里也很难过。他儿子与我同年，并且死在我的身边，我勉强对老人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不知是我的话使他生了气呢，或是压根儿就没有听见，他突然又性急地谈起我们的交易来，重新开始寻找私章。终于找到后，他拿起来在文契上盖了一下，就马上打发我离开，未作任何特别的客气表示。

我骑马回家。一路上，我急驰在苍茫暮色之中，随着那春天的田野里升起来缕缕雾霭，一幕幕往事便在我眼前浮现，那么清楚，那么鲜明，那么咄咄逼人、扣人心弦，我痛苦极了。

威廉·波卡尔的命运，与我的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开始是愉快地交织在一起，最后是可怕地交织在一起。是我把他拖向了死亡。然而，不管这令我多么痛苦，我却全无悔恨之意，倘若当年的情况今日又得重演，我一定还会像我20岁时那样行事。往事的回忆总是令我激动不已，我下定决心，要写下这段离奇的故事，以使我的内心得到平静。

第二章

我生于1553年，生下来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他在我出世后没几年就战死在圣康坦^②的城垣上了。我们原系图林根^③的一

① 瑞士宗教圣地，位于苏黎世湖南边。

② 法国北部城市，1557年被西班牙攻陷。

③ 德国中部地名。

家族,自古来祖辈多为军人,曾追随过不少有名的统帅,特别是我父亲,曾长期效力于维尔腾堡乌尔利希公爵^①。公爵见他忠心耿耿,便授予他米佩尔加特伯爵领地的一个官职,并促成他与一位伯尔尼^②小姐的婚事。乌尔利希公爵当年流亡瑞士,曾受过她先人的款待。怎奈我父亲过不惯宁静的文官生活,不久又去法国投身戎行,为保卫彼加尔提^③,与英国和西班牙作战。这成了他参加的最后一次战斗。

不久,我的母亲也去世了,我便被一位舅舅收养。他住在比尔湖畔,是一个清高而古怪的人。他很少参与社交生活,全亏他那载入了伯尔尼年鉴的光辉姓氏,否则在伯尔尼早已没有了立足之地。他从年轻时起就致力于《圣经》的诠释,这在宗教大动荡的年月本是极平常的事;但不平常的是他竟从《圣经》的一些章节,特别从《约翰启示录》中,获得了一种信念,认为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大可不必在这浩劫之前再去创立新教,干这劳而无功的事。因此,他坚决地拒绝上伯尔尼大教堂去。上面说过,只因为他长年深居简出,才免遭教会当局的沉重打击。

在这样一位与世无争的和蔼长者监护下——虽然不乏管教,但却没有惩罚——我在乡村的自由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交往的只有邻村的农家孩子和一位村里的牧师。牧师是个严格的加尔文教徒,舅舅委托他对我进行新教教育,自己完全不肯插手此事。

我青年时代的这两位监护人,他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尽一致。和他的祖师爷加尔文一样,神学家认为地狱的惩罚永远存在,并且是使世人敬畏上帝的前提;业余《圣经》诠释者却坚信,万事万物终将归于和谐,获得再生,并以此自慰。我的思想受着一贯严谨的加尔文教义的熏陶,很好掌握了它,没有一丝一毫疏漏,但我的心,却无保留地倾向我的舅舅。虽然他对未来的种种幻想,很少让我关心,惟有一回,他令我大为惊异。很久以来,我就

① 德国农民战争中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开始时镇压农民起义军,后又参加起义军作战。

② 瑞士名城,当时为最有势力的一个城邦。

③ 法国北部省名。

怀着渴望,想弄一匹我在比尔城里见过的那种烈性马驹,弄一匹很漂亮的黄马。一天早上,我带着这个急欲吐露的大心事,走到舅舅跟前。他正专注地读一本书,我生怕他拒绝我的请求——倒不会为了价钱贵,而是担心我驯不了这种当地著名的烈性马。我刚要开口,他那炯炯发光的蓝眼睛就盯着我,庄重地说道:“你知道,汉斯,死神骑着灰马,这意味着什么?”

舅舅料事如神,惊得我目瞪口呆。直到我朝那本翻开的书瞥了一眼,才明白他并非指我的黄马,而是指启示录中四位神秘骑士里的那个死神^①。

那位博学的牧师也教我数学,而且还传授给我一些从著名的兵书中吸取来的初步军事知识;他年轻时曾在日内瓦上大学,参加过守城和出征。

已经谈妥,我一满17岁就去从军,甚至连去投哪位统帅也都定了。当时,伟大的哥里尼^②誉满天下,在当代的众多统帅中,他出类拔萃,惟有西班牙的阿尔发^③可与他比肩。这倒不是由于前者辉煌的胜利,这样的胜利他一次也未争得过,而是由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他以自己的统兵艺术和伟大人格,赋予了这些失败以胜利的价值。可那个阿尔发呢,我恨他犹如恨地狱里的魔鬼。这不只因为我勇敢的父亲坚持忠于新教信仰,也不光为了我通晓圣经的舅舅对罗马教廷深恶痛绝,认为它就是启示录中那个巴比伦女人^④的化身,而且还由于我也开始热衷于教派的事业了。1567年,我还是个孩子,就已参加新教徒的队伍,拿起武器,去抗击阿尔发可能对日内瓦的进犯。他当时从意大利出发,正沿瑞士边境移兵荷兰。朔蒙特——我舅舅庄园所在地——的寂寥生活,使年轻的我再也受不了啦。

① 《约翰启示录》中的四个神秘骑士分别代表瘟疫、饥荒、战争和死亡。死神骑着灰马,手执刈草镰刀。

② 哥里尼(1519~1572):法国军事家,政治家,加尔文教派领袖。

③ 阿尔发(1507~1582):西班牙公爵。1567年被派为驻尼德兰总督,率大军对起义者进行了血腥镇压,仅处死者就达8000人。

④ 指《约翰启示录》第十七章所记那个“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之母”的巴比伦女人。

1570年,圣日耳曼昂莱^①和平敕令给予了法国的胡格诺^②教徒担任公职的许可,哥里尼奉召到巴黎,与皇上共同策划讨伐阿尔发、解救尼德兰的战争。据传皇上的心完全被他争取过来了。我几年来日盼夜盼,盼着宣战以后投奔到哥里尼麾下,要知道他的骑兵从来就是由德国人组成的,想必他也会知道我父亲的英名。

谁料正式宣战一举迟迟不曾发生,这时偏偏我又碰上了两件讨厌的事,使我在故乡最后的那些日子更加痛苦难挨。

5月的一天傍晚,我和舅舅在院子里茂密的菩提树下喝茶,一个陌生人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此人衣衫褴褛,态度谦卑,不安的眼神和鄙俗的嘴脸给了我一个很不愉快的印象。他恳求我们赏他一个马厩总管的差事,而就我们的排场来说,那不过就是个马夫罢了。我已经打算一口回绝他,须知舅舅一直对他不感兴趣,尽管这位不速之客起劲地在向我数说自己的种种知识和能耐。

“我会击剑,”他说,“对剑术十分精通,还很少有人是我的对手咧。”

由于远离城里的剑术馆,我正痛感自己缺乏击剑训练;虽然本能地讨厌这个人,我仍毫不犹豫地抓住机会,马上领他到击剑室,递给他一柄剑。他接过去,两个回合便击败了我,如此干脆利落,使我马上与他谈妥,雇他当了我的剑术教师。

我对舅舅述说,找个机会有多么难得,我可以在临出发之前再丰富自己的骑士知识。

从此,我和陌生人——他自称出生在波希米亚^③——就一起在击剑室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晚上,常常直到深夜。我点了两盏壁灯,把击剑室照得透亮。我轻易地学会了冲刺、招架、佯攻,很快完成了全部练习,理论背得更是烂熟,颇令我这位师傅满意。只有一点,使他流露明显的失望,就是我怎么也丢不掉那股漫

① 法国一个城市。

② 加尔文教徒在法国的称呼。

③ 捷克旧称。

不经心的劲儿。他骂我太迟钝，常常以他那闪电般舞动的剑，玩儿似的把我打垮。

为了使我具有必要的猛劲儿，他想了一个奇怪的主意，他给自己剑衣上缝了一枚用红牛皮剪成的心，标示出他心脏的部位，并在斗剑时用左手指着它，对我进行讥笑和挑逗，一边还发出各种呐喊，最常喊的是：“阿尔发万岁！——消灭尼德兰叛贼！”或者：“杀死异教徒哥里尼！绞死他！”听着他这么喊叫，我真是怒火中烧，也就更加厌恶这家伙。我的动作可还是快不起来，因为对一个为完成任务而学习的人来说，我已达到相当的敏捷程度，想再前进看来是不可能的了。一天黄昏，波希米亚人正那么可怕地吼叫着，舅舅从侧门走进来，忧心忡忡地探看究竟出了什么事。但他随即又退了出去，神色更加不安，因为他亲眼看见我的对手喊着“杀死胡格诺”，给我胸上猛刺了一剑，要是在真正的格斗中，这一剑早把我刺穿啦。

翌晨，在菩提树下早餐，舅舅显得颇有心事。我想，他一定希望把那位不速之客打发走吧。这时，比尔城的信使送来一封盖着老大官印的信。舅舅拆开它，读着读着眉头就皱了起来，然后递给我道：“可让咱们给碰上啦！——念吧，汉斯，然后商量如何处置。”

信上写着，前些时候一个在斯图加特^①当剑术师的波希米亚人，出于嫉妒谋杀了自己的老婆——一个士瓦本女子。据查凶手已潜往瑞士，且有人看见他或者某个与他毕肖的人，现正被雇用 在朔蒙特老爷的府上。克里斯托夫公爵非常器重和怀念已故的沙道先生，因此特恳请已故沙道先生的妻兄，立刻将可疑者逮捕起来，并且先行审讯，如确系凶犯，即烦递解过境。信由斯图加特公爵府签发并加盖大印。

读这封公函时，我不由得沉思地抬起头来，朝波希米亚人住的那间在山墙一面很容易看见的房间瞟了一眼，恰见他正立在窗前擦他的宝剑。我决定捉拿凶手，以伸正义，就同时下意识地举起信来扬了一扬。要是他当时正好向下张望，就能看见信上的大

^① 德国城市，维尔腾堡首府。

红官印——这算给他一个短暂的期限，让他凭运气自行逃命去吧。

我和舅舅随即合计好了逮捕与押解罪犯的办法，我们俩都毫不怀疑地认定凶手就是他。

接着，我们每人手里提一枝枪，上他房里去。房里已是空空如也，只见窗子敞开着，从院里的树梢望过去，才发现在远处大路转向山丘背后的地方，有一个骑手纵马急驰。我们赶下楼去，却碰见比尔城的信使叫苦不迭地迎面走来。他在去厨房喝酒之前，把马拴在了后门口，这会儿怎么也找不着啦。

这段可悲的故事，在邻里中引起很大关注，经人一传更添了几分冒险色彩。此后不久，又出了一件事，使我在故乡再也待不下去了。

有人邀请我去比尔城里参加婚礼。我家离城不到一小时路程，所以在城里也有一些熟人，虽说都属泛泛之交。由于离群索居，我被看成是个傲慢的人。我当时心思完全集中于即将爆发的战事，它将把我的命运，与整个新教世界的伟大命运联系在一起，尽管我个人的地位也许十分卑微。而对小小比尔共和国^①的内部纷扰，以及小市民的胡扯乱弹，我却丝毫不感兴趣。因此，上述邀请并不特别令我高兴。只是在同样懒于交友、但却待人和蔼的舅舅催促下，我才前往赴约。

在妇女面前我很胆小。我生得高大魁梧，强壮有力，长相却不好看。即使无此自知之明吧，我也感到必须专心致志，事业才可望有成，而这成功机会，我隐隐觉得，只存在于我的英雄身边。我还坚信，美满幸福的人生，必须以生命为代价，全力以赴，才能取得。

在我青年时代崇拜的英雄中，除去伟大的海军大将，就数他的弟弟但德洛了。他那世人皆知的值得骄傲的迎亲之行，大大激发了我的遐想。在他的天主教死敌吉士兄弟们^②的眼皮底下，他把自己的爱人，一位洛林女子，接出了南锡城，并且是在号角声

① 比尔是属于伯尔尼城邦的一小城市共和国。

② 指法国天主教党的首领、洛林省的吉士家族。

中，排成壮丽的队伍，骑马经过公爵府前。

我渴望上帝赐我同样的壮举。

就这样，我带着无所谓的心情，兴趣索然地出发去比尔城。主人待我极为殷勤，入席时排我坐在一位可爱的小姐身边。就像所有腼腆的人常常发生的那样，我为着避免席间谈话中断，就走到另一个极端。我不断地奉承着身边的那位小姐，以示自己不是没有礼貌的人。在我们对面，坐着市议长的儿子。他父亲是个显赫的香料商，市议会的贵族党首领。要知道在咱们小小的比尔，也和那些大共和国一样，有着自己的贵族党和民主党哪。年轻人名叫弗朗茨·戈狄拉尔德，看来对我邻座的小姐有些意思，因此对我们的谈话怀着极大的关注，一直用敌意的目光盯着我，而我开始却没有发现。

这时，美丽的小姐问我准备何时前往法兰西。

“只等正式向阿尔发这条恶狗宣战！”我兴奋地答道。

“怎么好用如此无礼的语言，来谈论这位大人物！”戈狄拉尔德从对面席上冲着我说。

“您也许把那些受他折磨的尼德兰人给忘了吧！”我回敬道，“对于尼德兰人的压迫者，没有什么尊敬可言，即使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统帅也罢！”

“可他制服了那帮叛贼，对咱们瑞士也不无教益啊。”戈狄拉尔德回答。

“那帮叛贼！”我喊道，端起一杯烈性的科泰拉德酒来一饮而尽，“像在卢特里^①山上宣誓结盟那种不可多得的叛贼吧？！”

戈狄拉尔德盛气凌人，眉毛往上一扬，狞笑道：“让一位严格的学者来调查一番，真相就会大白。那些啸聚奥地利边境山林的农民们，确系公开叛乱，犯下了重罪。不过这儿不谈这个。我说的只是，一个未尽义务的年轻人，且不论其政治见解如何，竟出言不逊，辱骂一位有名的统帅，这可就很不成体统喽！”

他是在暗示我迟迟未能去服兵役，使我感到深受侮辱，因而

① 卢特里是瑞士四林湖畔的山间牧场。1307年，瑞士爱国者在此聚义，发起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残暴统治的斗争。

勃然大怒：“无赖！”我大叫道，“谁袒护阿尔发这个无赖，谁也就是无赖！”接着便混战一场，临了儿，戈狄拉尔德头破血流地被架走，我也让飞来的一只玻璃杯划破了脸颊，回家的路上还在淌血。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可以预料，我这新教真谛的捍卫者，说不定就要背上酒徒的恶名啦。

没做多久考虑，我便收拾行囊，去向舅舅辞行。我对他简述了触霉头的经过，他再三挽留，最后才同意我去巴黎，等候战事爆发。他把父亲所遗薄产中的一卷金叶塞给我，授予我武器，为我那黄马备好鞍，才打发我上路，前往法兰西。

第三章

我行经自由伯爵领地和勃艮弟^①，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经历，随后就来到了塞纳河畔。一天傍晚，眼看离默伦^②的塔楼不到一小时路程了，天空突然乌云密布。我穿过大路旁的一座村庄，看见在一家名为“三枝百合花”的小旅舍门前，石凳上坐着个青年，瞧模样也是位旅途中的军人，只是装束与武器都很漂亮，相形之下，我这加尔文派的打扮就太朴素了。我计划在天黑前赶到默伦，对他的问候只淡淡敷衍了一句。从他面前驰过以后，我似乎还听见他在喊：“路上走好，老乡！”

我固执地又跑了一刻钟，夹着暴雨的乌云已向我迎头压来，空气沉闷得叫人受不了，一股股热风把大路上的尘土卷得老高。我的马喘着气。蓦然间，一道雪亮的闪电，带着一声巨响蹿进了我面前几步的地里。我那黄马直立起来，掉转脑袋，发狂似的奔回村去，一直到了旅舍门前，在倾盆大雨之中，我才使受惊的畜生安静下来。

那位年轻旅人微笑着，从屋檐下的石凳上站起身，一面呼唤马夫，一面帮我解下背囊。他说：“您不会后悔在这儿过夜的，在

① 法国古省名，即布哥涅。

② 巴黎东南的小城。

这儿您会结识很好的旅伴。”

“这点我不怀疑！”我道，同时向他点头致意。

“我自然并非指我自己，”他继续说，“而是指一位被店主太太称做参议^①老爷的老先生——一位地位高贵的人——以及他的女儿或者侄女，一位美貌绝伦的小姐……给这位先生开一间房间！”他吩咐走过来的店主道，“可您呢，老乡，得赶快换好衣服，别让我们久等，晚餐已经摆好啦。”

“您唤我做老乡？”我和他一样操着法语问，“您从哪儿看出来的呢？”

“从您的头和四肢，”他打趣道，“首先可看出您是个德意志人，然后再看您那结实健壮的体格，我就断定您是伯尔尼人。我是您忠实的弗里堡^②盟友，就管我叫威廉·波卡尔吧。”

我跟着店主走进他指定的房间，换好衣服，走到下面的客厅里去。他们已经等在那儿了。波卡尔迎上来，拉着我的手，把我介绍给一位模样体面的白发老人和一个身着骑士装的修长的姑娘，说：“我的朋友和老乡……”一边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我。

“沙道，从伯尔尼来。”我接上话头。

“鄙人深感荣幸，”老先生拘谨地答道，“能结识这座名城的一位年轻市民。对于伯尔尼，我那些日内瓦的教友真是感激不尽哩。鄙人夏狄翁议员，趁眼下颁布了和平敕令，正赶回巴黎老家去。”

“夏狄翁？”我满怀敬仰地重复道，“这可是伟大的海军大将的姓氏啊。”

“鄙人没有与他同宗的荣耀，”参议回答，“或者至少相隔很远吧。不过，我认识他，和他很要好，当然只在我们的不同等级身份容许的范围内。请入席吧，先生们。汤快凉啦，晚上还有的是时间谈话。”

我们围着一张曲腿橡木桌坐下，一人占了一方：小姐居上首，

① 指法国等级议会中担任有顾问之职的议员，属第三等级上层，即中产阶级里的所谓“长袍贵族”。

② 瑞士城市。

左右分别为参议和波卡尔，我在她对面。大伙儿寒暄着，聊着旅途见闻，进完晚餐。接着又用餐后甜品，喝邻省酿的冒着气泡儿的香槟酒，这时，谈话又变得连贯起来。

“我得称赞你们，你们这些瑞士先生，”参议开头说，“你们打了短短几次仗，就学会与各教派和睦相处了。这表明你们明达理智，心地纯善，我不幸的祖国大可以你们为榜样啊——难道我们永远也认识不到，一个人的灵魂是不可征服的，新教徒也和天主教徒一样地热爱自己的祖国，一样勇敢地保卫它，一样地遵守它的法律！”

“您对我们太过奖了！”波卡尔接着说，“的确，我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国内相安无事，但宗教的分歧，却把我们相互的友爱完全给破坏啦。过去我们弗里堡人与伯尔尼人攀亲的很多，如今却停止了，割断了多年来的联系。”谈话中，他打趣地转过脸来朝我说，“我们倒常常相互帮助，但在家里，就几乎谁也不睬谁了。”

“请听我下面这个故事：我在塞纳河畔为笃信基督的君王效力，隶属于他的瑞士近卫军。在我回弗里堡度假期间，正赶上普拉费耶附近的阿尔卑斯山上庆祝挤奶节。在那儿我父亲置有地产，伯尔尼的基希伯格家拥有一片牧场。这次的挤奶节过得挺扫兴。老基希伯格把他的女儿——四个俏丽的伯尔尼姑娘全带来了。小时候，每年我都要和她们一起在阿尔卑斯山上跳舞。你们能相信吗？这一次，在跳过祭神舞后，在牛群丁丁东东的铃铛声中，姑娘们却挑起了一场宗教争论，把我这素来很少关心此类事儿的人斥为偶像的奴仆，基督徒的迫害者。而这仅仅因为我在惹纳克和蒙贡杜尔的战场上，与胡格诺军作战时尽了自己的职责！”

“宗教争论嘛，”参议劝慰道，“现时是无处不在进行着的，然而在争论中为什么不能相互尊重、相互谅解呢？我就相信，波卡尔先生，您绝不至于因为我信新教就送我上火刑堆。而且您和很多人一样，对长期以来在我可怜的祖国人们用以迫害加尔文教徒的残酷行为，也会表示唾弃的。”

“这您可以放心！”波卡尔答道，“不过您别忘记，对于国家和教会的这些古老的传统，却不能称为残忍，因为它们得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生存啊。要说残忍嘛，我就不知道有哪种宗教比加

尔文教更残忍了。”

“您想到塞尔维多^①了吧？”——参议压低了声音，脸色也阴沉下来。

“我没有想到人的惩罚，”波卡尔回答，“而是在想这种新的愚昧信仰，如何歪曲了神的公正。我已说过，对神学我一窍不通。但我的舅舅，弗里堡大教堂的神甫，却是位可信赖的博学的人。他让我确信，按照加尔文教义，一个婴孩尚在摇篮之中，虽然还未做任何善事或恶事，却已注定将来是升天堂或下地狱啦。这太可怕了，老实说！”

“这却是真理，”我回忆起牧师给我讲的课，说，“可怕也罢，不可怕也罢，反正合乎逻辑！”

“合乎逻辑？”波卡尔诘问道，“什么叫合乎逻辑？”

“不自相矛盾呗，”参议发话道，看来我的激动劲儿使他开心。

“主预知一切，无所不能，”我自鸣得意地说下去，“凡是他预见到了而又不加阻止的事，便是他的意志。所以说，你我的命运在摇篮里就已注定。”

“我现在多想驳倒你们啊，”波卡尔说，“要是我能想起我舅舅那条论据来就好啦！要知道他有一条有力的论据，足以……”

“要是您能回忆起这条有力论据，”参议表示，“那我将不胜感激。”

弗里堡人给自己斟满酒，慢慢呷着，闭上了眼睛。他想了一会儿以后，兴奋地说：“如蒙二位惠允，不插话打断我的思路，我就可以讲得更加清楚。假设吧，沙道先生，您在摇篮里便已被加尔文先知判定下地狱去了——愿上帝恕我冒昧——假设，我也一样该入地狱，可我——谢天谢地——却不是加尔文教徒……”他从雪白的面包上扯下一块来，用指头捏成一个小人儿，一边放到碟子里，一边说，“这里是一个生来注定下地狱的加尔文教徒。喏，注意，沙道！您相信十诫吗？”

^① 塞尔维多(1511~1553):西班牙医生兼神学家,因批评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说,被加尔文当做邪教徒烧死在日内瓦,从而中断了他即将获得成功的肺部血液循环研究。加尔文教迫害科学家的类似行为,受到了恩格斯的严厉谴责。

“什么意思,先生?”我站起来。

“喏,喏,提问该可以吧。你们新教徒把某些老的传统给废弃了!要是上帝训诫这个加尔文信徒:你可为此!不可为此!那这样的戒律不就成为毫无意义的玩意儿了吗?要知道这个人是注定不能行善而必须行恶的啊!可你们偏把这种谬论,妄加于上帝的崇高智慧。就像我手捏的这玩意儿,能算是真的人吗?”说着,就把面人抛到了空中。

“讲得不坏啊!”参议说。

波卡尔极力掩饰内心的得意。我匆匆搜索反驳的理由,但一下子却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不觉羞得面红耳赤,只是说:“这是条神秘而高深的教义,随随便便讲不清楚的。再说要驳倒教皇神圣论,也并非除此教义不可。就看教皇的神权,是如何明显地被滥用了吧。您自己,波卡尔,对此也是不能否认的。只要想想神甫们伤风败俗的丑行好了!”

“他们中的确有些坏蛋……”波卡尔点头道。

“还有迷信权威……”

“迷信权威是医治人类软弱的妙法,”他打断我的话,“在国家与教会中,也像打官司一样,需要有个作出最后决断之处,这样才能让人服帖!”

“还有那些显示奇迹的圣物咧!”

“既然圣彼得的影子和圣保罗的手巾都治好过患者,^①”波卡尔不慌不忙地说道,“那他们的遗骸又何尝不能显灵呢?”

“再如愚蠢地崇拜马利亚……”

话犹未了,弗里堡人突然脸色大变,霍地一下从椅子上跳起,火气十足地用手按着剑柄,冲我吼道:“您想侮辱我本人吗?您如存心这样,那就请出去!”

那位小姐吓得从座位上站起来,参议向弗里堡人伸出双手,进行劝慰。自己一句话竟引起如此轩然大波,令我非常吃惊,然而并不张皇失措。

“完全谈不上对您个人有侮辱之意,”我泰然地说,“我哪儿能

① 事出《新约全书·使徒行传》第五与第十九章。

料到，波卡尔，像您这么位举止谈吐都表现出明达而有修养的人，您自己就说对宗教的事想得很通，怎么会在这一点上变得这样激动。”

“这么说，沙道，您是不知道安西德尔恩的圣母马利亚曾经在卑微的我身上显过圣迹啰？这在弗里堡城及附近一带，可是尽人皆知的啊。”

“不，确实不知道，”我回答道，“坐下来，亲爱的波卡尔，给我们讲一讲吧。”

“喏，此事已经广为流传，并且画在了安西德尔恩教堂里的一块还愿匾上哩。

“我三岁那年，患了一场重病，后来变成全身瘫痪。一切方法全用尽了，医生们都束手无策。最后，我亲爱的母亲只好赤着脚去安西德尔恩朝圣。可瞧，真就出奇迹啦！自此我渐渐康复，越长越壮，长成了今天诸位看见的这个肢体挺直的汉子！我如今能享受青春的欢乐，没变成一个可悲的残废人以致最后郁郁而死，就全靠了仁慈的圣母。这下你们该理解了吧，亲爱的先生们。你们不会再感到奇怪，为何我对自己的救命恩人感激终生，一片至诚。”

说着，他扯着挂在脖子上的绸带，从紧身衣底下拉出一块圣牌儿来，热烈地吻着。

带着既含讥讽又为之感动的表情，夏狄翁先生用他那拘谨的口吻说道：“这么说，波卡尔先生，您是认为任何一位圣母，都可以这样地搭救您，使您幸免于难喽？”

“不！不！”波卡尔兴冲冲地说，“我的双亲去不少圣地试过，最后才找对了地方。安西德尔恩圣母真乃举世无双啊。”

“喏，”法国老人含笑说下去，“这下您和您老乡就容易讲和了，如果您善良的心灵和爽朗的天性——这些您适才对我们大伙儿已有所表露——还觉得必要的话。沙道先生从今以后不会忘记，在抨击对马利亚的崇拜时预先申明，安西德尔恩圣母马利亚不属此例。”

“鄙人乐意为此。”我模仿老先生的口气，但对他的轻率的态度，心中不无感慨。